小周塘，那一点红

陈林静

一

小周塘，是道县东边毗邻宁远县的一个小村子，石山、炊烟、田野、人家，简单而静谧。

那眼泉水，就从村旁的石山下涌动而出。

正是仲春，阳光很好，四野十分润朗。

一个军装褴褛却十分警惕的小红军，看看四周安静无人，便从一片灌木丛中闪出来，沿着石阶悄悄来到井边，迅速趴在井边大饮几口，然后掬起一捧水，洗去脸上战火的烟尘。

那是一张才十二三岁的脸啊，清纯、稚嫩，却又十分坚毅。

他摘下挂在腰间的一个茶杯，洗了洗，舀起一杯井水，又向山上走去。山上有他重伤的师长陈树湘。

这是小周塘这口井的记忆。

岁月峥嵘，一些时光已远去，一些故事也远去，井却把那个短暂的片段记住了，深深的，久久的。

二

我是在山下遇见老人的。

老人用竹篮提着祭祀用品，一坨汆过水的猪肉，一块糯米做的糍粑，还有一瓶红薯酒。

老人来到山腰一个坟堆前，点燃了金黄色的灵纸。一缕青烟，缓缓升上来，升上来，然后，消失在天空中。

那个黄土堆上，插满了祭祀的彩色花朵，有红的，有黄的，有纸做的，有塑料做的，也有鲜花。

土堆最顶上，有一棵小小的柏树，赫然系着一条鲜艳的红领巾。

这是小周塘村的后山，怪石错落，荆棘舒展。

九十年前，那场战斗，就发生在这个山上。力量的悬殊，最终，身受重伤、昏迷过去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被俘，他身边的两名战士牺牲。

那个寒冬的黄昏，没有雨。

当硝烟散去，小周塘村人围了过来，看着两张年轻的脸，泪流不止。前天，小战士还帮驼背的十三奶奶挑过水，另一个战士还帮残腿的老幺捡拾过一担柴啊！

小周塘村人用他们粗糙的手，轻轻地把两个小战士不瞑目的眼睛合上。他们在山的一侧选了一处向阳的地方，把两名红军战士葬了下去。

另一个世界，应该没有战火，没有饥饿。

往后的清明，小周塘村人每年都来祭奠两个小红军，年年如此。

三

我不说话，我的同伴也不说话，越靠近那个山洞，我们越沉静。

那个洞，是陈树湘曾经养伤的洞。这位红34师29岁的师长，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几天。

那个冬天十分凛冽，山寒，水瘦，草枯，田荒。

陈树湘望着洞口那方窄小的天空出神。8000多士兵呀！为了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短短的十余天里，他们打了大大小小几十场战斗。现在，只剩他们仨了。

腹部的疼痛再次袭来。那颗罪恶的子弹穿腹而过，无比坚强的陈树湘，最终，只能躺在担架上。此刻，脓血从伤口渗了出来，陈树湘扯了把稻草压住伤口。

洞外忽然传来一阵叫嚣声，那是折返的保安团正在搜山。

这个小山洞是不可能不被发现的。与其坐等保安团搜上来，还不如冲出去搏一搏。陈树湘强撑起身体，与留在身边的两个战士一起整理了一下枪械，从洞口冲了出去，居高临下，与保安团做了最后的战斗。

尽管他们战斗经验十分丰富，但敌人众多，蜂拥而至。两名战士很快牺牲，昏迷中的陈树湘也被俘了。

敌人把他抬往县城邀功请赏。路上，陈树湘却把手伸进自己的伤口，拉出自己的肠子，绞肠而尽，血染大地！

敌人目瞪口呆。

数十年后，每每提到陈树湘，每每提到他断肠明志的壮烈之举，人们都赞叹不已。

硝烟已逝。四月的小周塘春暖花开，生机勃勃。

我和我的同伴在洞口凝望。

洞边的石头间，零星散布着一些牛耳朵花，肥厚的叶片中间，冒出三两茎花，花瓣鲜红，格外引人注目。这应该是因为红军战士曾在这洒过鲜血的缘故吧！

有些历史，是永远无法忘却的。

黄山独秀“判”两湖

何俊

黄山头。 通讯员 摄

在湖南省安乡县和湖北省公安县交界处，也有一座黄山，这里的人们习惯把它称之为“黄山头”。《隋书·地理志》称：“安乡有黄山，山阳属安乡，山阴属公安，土石皆黄色，故名。”这座自古被誉为“洞庭峭壁”的黄山，山势恰如一只展翅欲飞的金凤，它那拍水的凤翼，一翅伸向湖南省安乡县，一翅延至湖北省公安县，因而又有“一山判两湖”之妙。

此山多古寺灵泉。山中的南禅寺金匾，就是中唐时期的大文豪柳宗元谪贬永州路过黄山时留下的墨宝。黄山大顶上，有“忠济庙”和“谢公墓”。忠济庙初建于南北朝，供奉的是如来佛祖、观音菩萨等。北宋时，荆州刺史谢麟，为官清正，死后也葬于黄山。

从黄山大顶攀援而下，就到了二顶上云麓宫。松柏涌涛，古木参天，墨菊遍地，暗香醉人，游人至此，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宫内，供奉道教祖师，两厢有灵官塑像。天井旁还有一口大钟，每年七月七日做盂兰会，钟声悠悠传至十里外。

从二顶折向山腰。山后，有命名为“连理枝”的两棵古树，枝丫有的连在了一起。转向骑马岭下，往昔祖师飞升留下的“仙人掌”便赫然可见。返回山脚下的东南麓，便到了古香古色的南禅寺。就是这些古寺灵泉、奇石异树，构成了迷人的“黄山八景”。

黄山因其云蒸霞蔚，气象万千，被明代文学家袁宏道戏称为“帽儿山”。就是这么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山上湖南省安乡县只占一半，山脚下的小镇，安乡县也只占一半。

2013年5月3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乡县南禅湾晋墓群名列其中。刘弘墓距今约2000年，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1991年4月，湖南省文物部门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是全国已发掘的西晋高级贵族大墓中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墓葬，出土的珍贵而精美的文物震惊了考古界，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难怪南梁丞相沈约要在这里买庄置地。元代安乡诗人颜耕道，结庐僧房侧畔，刻苦攻诗，号称“林泉散人”。清代赵纯翁堪称一代名流，也一心只想依山筑醉翁之亭，乐享天年。明朝著名诗人王时昌曾止宿山顶赋诗曰：“……置榻云为伴，烹茶夜引泉，此宵河汉近，忘却我非仙。”

洞庭湖区的小镇星罗棋布，各有各的特色，但区区一个小镇由两省“共管”的，就只有湘鄂交界处的黄山了。

民国时期，这里叫潘家垱，还没有“镇”的影子，是个“渍水桶”“虫窝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山头发生了巨大变化。兴修了荆江分洪南闸，绿化了荒山秃岭，根治了血吸虫病。1952年春，国家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兵团政委、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唐天际，还有苏联专家布可夫等，在黄山头的小街上都留下了闪光的足迹。

“战车争碾古今尘，两衢风景尽成新。”外地人走在街上“一步跨两省”的地方，就会有当地人指着黄山主峰介绍：“您看，那黄山大顶上一条涓涓小溪奔流直下，一直流到山脚，穿镇而过，便成了两省的边界……”再看那界沟上摆着一个肉案，那上边有一杆秤，一不小心，秤砣落到了湖南，秤盘却搁到了湖北，您说奇也不奇？

似乎是这条山溪当了分界的“仲裁人”：镇南，由湖南省安乡县管辖；镇北，隶属湖北省公安县，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再看湘鄂两省的“边贸窗口”，真有争奇斗艳之感。湖南一方，土特产一字摆起几里路长：田螺上市、野兔高挂、金龟肥美、绿茶飘香……再瞅鄂省一方，也是琳琅满目：公安县出产的“龙缸”，描龙绣凤，形象生动；鱼盆子里，碧波喷绿，鲜鲤吐泡……

两省的边贸在这里各展风采，互通有无，携手共进。

黄山昔为名人隐逸之乡，今为志士开发之地。黄山人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在这儿创业，重绣古河山，雕琢金凤凰。黄山南麓建起了国有林场，山南山北绿树成荫，既养蜂，又种茶，把黄山打扮得格外娇艳。黄山人用那开凿荆江分洪工程的双手，还在这块宝地上排淤筑堤，围成了牧场，建起了国营畜牧良种场，繁殖良种耕牛、生猪、仔鸭等，发展畜牧生产，勇闯致富之路……

伫立在这云梦古泽的高阜，眼观洞庭峭壁上的新景，著名诗人于沙先生，这位谱写出传世之作《八百里洞庭美如画》的老人，情不自禁地吟诵出登临绝顶的诗行：“莫道安乡没有山，梦里黄山来眼前。七百石级云中立，捕风捉雨读楚天。”

古村新貌

梅岗村的韵味

欧阳光宇

炎陵县中村瑶族乡梅岗村，是一个小而美的古村，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可见此村以山林为主，耕田为辅。

早年在平汝高速和G106国道未修通之前，这个位于山窝窝里的古村十分贫困。而现在看梅岗村，你会被村庄的整洁、美丽和文化氛围所感染。

梅岗村的森林覆盖率达到95%，2019年入选了第二批国家森林乡村。这里的空气特别清新。秋天，已收割的稻田旁，丹桂开得满满当当，于是人们的呼吸中又装满了桂花沁甜的香。村里栽着成片的桃树，春天桃花开时，又会是另一番美景。

村民的新楼房随处可见，房前矮墙边，一丛丛仙人掌长得旺盛。想起作家汪曾祺在《昆明的雨》中，写昆明人喜欢将仙人掌扎一个洞，然后用麻绳拴着，倒挂在门上，用以辟邪，而我看到梅岗村村民栽在门前的这一大丛高过人头的仙人掌，像这种辟邪的气势，比昆明人要大。

村民门前的红军井，则让人看到了“大我”的英勇气概。战争年代，红军曾在这口井里打水，用井水炊饮、洗脸、喂马，顿觉梅岗村于钟灵毓秀中飘扬着一股英雄之气。

山林之中有清泉，清泉顺山而下，集成小潭，得名长寿泉，泉水清澈。长寿泉不但寓意龟年鹤寿，更有诗画般的意趣。

钟家大屋让人看到梅岗村对儒家、客家文化的传承。此屋是梅岗钟氏族人第三代祖屋，呈“凹”字形，始建于晚清，原有近千平方米，是兼具祠堂祭祀、民宅居住功能的传统民间建筑。前后有七代人居住，代代沿袭祖辈“耕读安身、善学修身、笃行立身”的《钟氏家训》，至今梅岗村钟氏族人共有二百余人。钟家大屋现保存有近六百平方米，古为今用，已改为了梅岗村议事堂。

大屋里还能见到一些老物件。一块朱底金字的匾额，高悬在大厅的房梁上，上书“耳顺眉齐”四字，是清光绪年间钟岳生先生与夫人曾老孺人六十岁生日时，钟家亲友族人前来拜寿赠送的贺礼。出大厅往各个房间走，我们还看到木雕的“麟吐玉书”的脸盆架、碾米的石磨、舂米的木臼，这些匾额、日用或劳动工具，在时光流转中泛着岁月厚重的光泽。

出钟家大屋往山林里走，里面建有一个军事拓展基地，射击场地、晃动的木墩桥、严密的铁丝网等，布设在山林里，适合家长带着小孩来体验，也适合单位组织职工来团建。山林里空气清朗，各种的花儿开了，令人眼里的色彩更加丰富。

再往前有采茶、制茶体验区，实则是一个生态制茶厂，采用四位一体（合作社＋协会＋基地＋农户）的运行模式，是梅岗村特色产业之一。除了制茶，梅岗村还有白鹅、黄桃、柰李、油茶等产业，村集体经济办得有声有色。

我们来到银杏主题公园，此地有树龄超过了340岁的一棵大银杏树，令人震撼。公园估计尚在筹划中，还有许多文章等着去做。

看过梅岗村，我想说，梅岗村的美景让我着迷，梅岗村人的追求和憧憬则让我深深感动。

古桑洲的桑葚熟了

刘纲要

经常在五大桥上开车路过，桥下的湘江由东向西缓缓流过。桥的东边是上游的株洲，西边是下游的湘潭。古桑洲在桥的东边，属于株洲天元区马家河镇。

我的老家在株洲农村，却在湘潭城里生活了五十年，从未去过近在咫尺的古桑洲。或许是古桑洲地处市郊，处于两座城市的交界，因为偏远而很少去了解它。

有了五大桥，古桑洲就不再偏远，且暴露在路人的视野当中，从桥上俯瞰，浓密的绿植覆盖了整个绿洲，绿树掩映中露出一些农舍、楼房。

最近，偶然看到朋友圈关乎古桑洲的图片，看到了“古桑洲候船亭”和带游览性质的商业介绍，便心动了。

四月中旬的一个周末，我们踏上了去古桑洲的路程。开启车载导航，过五大桥，下桥往江边走，穿过五六公里的一段乡村大路，车子上了江岸大堤。大约二十分钟，看到了江边一个小亭，不少小轿车停放在路边。看到江中的绿洲，我估计“古桑洲候船亭”到了。

渡口的人稀稀拉拉的，有的在江堤上吹着江风，有的在江堤的坡岸上寻着艾草、野菜当吃食。

渡船不大，大约一次可承载30人。江面不宽，十分钟不到就过渡到了古桑洲。绿洲不大，长仅3.5公里，宽约250米，面积约560亩。岛上常住人口也不多，60多户，200多人。整个绿洲上，有一条水泥乡村道路处于陆地的中央，贯穿西东。行走其间，可见民居散布在道路沿线，两三层的楼房很多，破落的平房偶尔也见，不时有酒家的招牌在醒目地招徕游客。

绿洲上很是幽静，鸡犬之声也无。居民悠闲自在地在屋前坐着，看着不多的游人，卖着蚕丝、桑叶粑粑等小商品的店主人，轻声介绍着自己的产品。路上除却行人，不见四轮机动车的机器声。洲上居民的生活水平，与周边其他农村地区相差不多。

最吸引人的，是桑葚园的果子。沿着洲上唯一的水泥乡村道路前行，路的两旁都是密密的桑葚树，树不算高，仅过人头；叶子嫩绿，比平常看到的桑葚叶似乎要阔大一些；枝头的果子大多呈现红色，也有极少的紫色。游客站在路边，“顺走”几颗果子放入口中品尝，大概是允许的，没人来吆喝驱赶，当然，也没有看到任何禁止采摘的提示牌。

紫色成熟的桑葚果子虽少，拨开浓密的叶子，总能惊奇地发现几颗。无需清洗，直接送入嘴巴，浓郁的原汁原味的桑葚味道扑面而来，仿佛穿越到了儿时的生活空间。

这里的桑葚，树成林、成规模，古桑洲的得名，应该是与洲上的桑葚树有关。在一家商店小坐，吃着女主人的桑叶粑粑，聊着小洲情况。女主人介绍，古桑洲有着久远的历史，这里的居民世世代代以种桑养蚕为生，现在正是蚕宝宝吃桑叶的成长期，再过两三个月，便可把蚕茧煮熟，剥下蚕丝出售了。我们提出想看看蚕宝宝，女主人婉拒了，称蚕宝宝很娇嫩，对外界的气味很敏感，会引起不适。

还说，十天半个月之后，桑葚就熟了，可以来体验采摘的乐趣。那时候，整个小洲就像过节一样热闹。

在小洲的最东端，看到了一座高大的牌坊，上书“崇义坊”，牌坊下是一座古墓，即罗瑶之墓。想起渡口处的“古桑洲三古”广告宣传资料，介绍洲上有着古树、古画、古墓。古墓，就是这座罗瑶之墓。此墓是明代大学士张治，为恩人罗瑶所建，见证着古桑洲历史的久远。

在渡口返程的时候，不少人相约着十天半个月之后，桑葚果子熟了，再来古桑洲采果子。回味着刚刚“顺走”的紫色桑葚果子的滋味，我盼着时间再快一些。

汉诗新韵

春雨

（外一首）

何崇恩

春之雨淅淅沥沥，
落在树林，落在田野，
落在塘坝。
流淌在芭蕉的阔叶，
流淌在悠长的柳枝，
流淌在茵茵的草丛。

春之雨，沙沙啦啦。
染绿了山头，染绿了豆棚，
染绿了潺潺的山溪，
滴在老水牛的背脊，
滴在犁田人的蓑衣，
滴在了牧童的竹斗笠。
为了一年的希望，
人们播下种子，
等待秋后丰收的欢喜。

映山红

温暖之春，漫山遍野，
如燃烧的火焰。
一朵、两朵、千万朵，
一丛、两丛、千万丛，
如少女的红唇，
如天际的彤云，
多得像夏夜的繁星。

那是什么花朵，
如此姹紫嫣红？
那是映山红怒放，
为大地装点衣襟，
细密如刺绣，
鲜艳如织锦，
巧夺天工。

我抑制不住兴奋，
舞动画笔。
描花写叶，定格于纸上，
留下它沉鱼落雁的身影。

北山春望

（外一首）

芦坡

四月清明，山下的水田尚未开垦
白汪汪的一大片
白鹅与麻鸭在田埂上休憩
时而嘎嘎叫嚷，高调声明
水田是它们的地盘
时而款款往来，用宽厚的脚掌
在大地上书写稻乡狂想曲

金黄的油菜花高挑而骨感
春天里，它们是这片田畴的主人
畅意地吮吸着金贵如油的春雨
清风徐来，摇曳生姿
宛如十八岁的少女，占尽
人间万般春色

与绚烂的油菜花不同的
是低矮的草籽花，丛丛簇簇
小小的紫白相间的花瓣
夹杂在椭圆的绿叶中
犁铧飞过，身躯被无情卷入泥淤
陨灭，却在禾苗疯长中重生

几个扫墓人，从雨润的泥路中
走来，手里拿着刚刚采摘的
大把鲜红的杜鹃花，还有酱紫的
蕨根，尖嫩的鸡窝笋
一个个笑脸，写满对自然的感恩
遥寄先人的哀思，连同
绵延的青山，已远远抛弃在身后

闲春

万家丽高架从温德姆酒店前穿过
圭塘河在它脚下哗哗啦啦地延伸
清早的太阳还未露脸
不知道，是啥悉悉索索的声音
从早到晚响个不停，总把人闹醒

仲春的河水不深
在阳光下清澈见底
一条三四两左右的鲫鱼浮在水面
不知道，它为啥满身沾着河泥
鱼生到底经历了多大的磨难

三叶风车没有被风卷动
倒被太阳晒得有些变形
三个女人坐在荫凉处唠嗑
不知道，她为啥不说男友煲的汤味道好坏
倒是疑惑他是不是发自真心